

歡迎來到青江高中

為了你的安全請尊重以下規則

1. 請不要回答穿紅色衣服老師的問題
 2. 請在10點前準時熟睡, 可以裝睡但切記不要被發現
後果自負
 3. 若發現有人站在你床邊, 請不要理會繼續裝睡
 4. 請上課前60秒進入教室
 5. 老師喜歡認真的好學生
 6. 上課期間禁止交談 除非老師問妳問題
 7. 學校裡沒有穿紅色校服的女孩, 若不幸遇見請立刻到四孝樓的第三層廁所對著鏡子默念: 「我不屬於這裡」
 8. 不要嘗試離開學校
 9. 請記住你的個人信息
 10. 如果看見藍色的老鷹
喊出牠名字牠會幫助你
其他規則由你自己尋找
 11. 請不要相信任何人
- 祝你好運

我看著這個奇怪的信封, 笑了笑以為是誰的惡作劇隨手塞進書包深處
加快步伐

今天是我轉學的第一天, 其實我早聽說過青江高中鬧鬼的傳聞

想著想著我已來到校門口正準備走進時 一位乾瘦的老人從破舊的警衛室中緩步走出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 看著他朝我走來, 他緩緩開口; 學生證給我看一下

聲音如同被木炭燒過般嘶啞,

我連忙從口袋掏出學生證遞給他，他枯瘦如同乾柴般的手接過學生證看了很久喃喃自語著一些我聽不懂的東西

他又看了看就把學生證還給了我，我低頭看了看手錶第一節課要開始了，我迅速的跑進校園

不知是不是錯覺我眼角餘光撇見，他對我露出了一個意味不明的微笑，我來不及多想終於在上課

前進了教室，剛進教室發現老師已經站在講台了一見到我進入教室，他就走了過來熱情的讓我上

台自我介紹我警惕的上下打量她，她沒有穿紅色衣服我鬆了一口氣。我走上講台

大家好

我叫沈妤苒

今年16歲

我是轉學生

請多多指教

我才剛說，就發現台下同學都用一種類似警衛的詭異微笑死死盯著我

我被盯出一身冷汗，突然老師拍了我一下：你的位置在最後一排

我愣愣的走過去，才剛剛坐下

突然在抽屜摸到了一張紙條

我小心翼翼地攤開紙條上面只寫著幾個字——

「規則12. 真正的離開方法在」

後面被血跡給蓋住了 我忿忿地將紙團塞回抽屜，我一抬頭，猛的一顫老師站在我桌前用陰森詭異的表情死死盯著我突然她冷冷出聲 你在幹什麼把抽屜裡的東西拿出來給我看看

我心裡一驚 頭腦混亂之際我摸到了一個硬硬的物品 我瞬間竟抓住救命稻草一樣

把緊緊握在手中的鉛筆拿了出來，老師欣慰的摸了摸我的頭低聲喃喃 乖乖讀書才是好小孩

我吐出了一口長氣 把紙團塞進書包深處 剩下的時間我過得戰戰兢兢

因為老師彷彿發現我的祕密般 一節課都在找我麻煩

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 終於熬到了下課 我累得趴在桌上

忽然我看見我身旁站了一個人 我猛的抬頭 一個瘦瘦高高戴著黑框眼鏡的

男生 我警惕地看著他 我警惕地看著他 他笑了笑說 我是正常人不用緊張

我鬆了一口氣 懷疑的問他你也有拿到那一張紙條嗎

他點了點頭 我剛要問他有沒有發現隱藏規則時 就上課了

我只好作罷了 這節課是數學 還是剛剛的那女老師突然我發現我的數學課本不見了我頓時驚慌不已 因為規則上說

老師喜歡認真的好學生 所以沒帶課本 是不行的

我著急地尋找著我的書包和抽屜 但都沒有 但是我的課本上一節還在所以是有人拿走了

我眼神瞬間鎖定了一個人 剛剛那一個高高瘦瘦的男生

剛剛只有他來過我的位置 我緊張得冒出了冷汗 突然我一道驚雷

乍響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在老師走進教室前 拿起了同桌的課本

老師走上了講台 她放下書 逕直走向我的同桌老師走到我同桌面前。

她低下頭，慢慢地看著他的桌面。

「課本呢？」

聲音依舊溫柔，但卻讓人背脊發冷。我握著鉛筆的手微微發抖。

因為我知道—— 他的課本，在我這裡。

老師的表情慢慢變得陰沉，她彎下腰，用那雙空洞的眼睛盯著他。

「不認真的學生……老師不喜歡。」老師將手放在他頭上隨後沒過幾秒我的同桌像人間蒸發一樣不見了連帶著關於他的所有東西

唯一倖存的只有我手上的課本 我心有餘悸的長舒一口氣原來違反規則是這樣的下場 所以連npc也要遵守規則

我小心翼翼的拿出了那一本帶著一條人命的課本此時它的重量彷彿有千斤重 壓的我喘不過氣

正當我以為我逃過一劫時 老師突然調轉方向往我這裡走來 教室忽然安靜得不像人間。

風從窗縫裡鑽進來，帶著粉筆灰的味道，像是某種陳年的祕密被翻動。

老師的腳步聲一下一下靠近。

嗒

嗒

嗒

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臟上。我低著頭，死死盯著那本課本。

那本……剛剛奪走一條「生命」的課本。老師停在我的桌邊。她沒有說話。只是慢慢地、慢慢地俯下身。

「沈妤苒同學。那張蒼白的臉離我越來越近，近到我甚至能看見她瞳孔裡一層淡淡的灰色。

」

她輕聲叫我名字。我的血液像凍住一樣。規則6：上課期間禁止交談，除非老師問妳問題。

她現在問了。我必須回答。但就在我準備開口時——我忽然注意到一件事。她的袖口。那裡……有一抹顏色。不是粉筆灰。不是血。是——紅色

很淡的一條紅線，像衣服內層露出來。我整個人瞬間僵住。規則1：請不要回答穿紅色衣服老師的問題。

冷汗順著脊背滑下。老師的聲音再次響起：「妳拿的是誰的課本？整個教室的同學同時抬頭。

他們的臉上，又出現了那種和警衛一模一樣的笑。

空洞。詭異。像是在等戲。我喉嚨發乾。如果回答——違反規則1。如果不回答——

違反規則6。兩條規則。互相矛盾。這時，我忽然想起抽屜裡那張紙條。

「規則11：真正的離開方法在——」後面被血跡蓋住。我的腦子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規則是有漏洞的。

我並沒有回答紅衣老師的問題 它似乎很生氣卻無能為力

因為我抓到規則的漏洞 規則6說 除非是老師問妳問題但是規則並沒有說一定要回答老師的問題 我長舒了一口氣

幸好我腦筋轉得快不然我就要死在這個鬼地方下課鈴聲響起，那刺耳的聲音不像電鈴，

倒像是某種金屬刮擦玻璃的尖叫。老師死死地盯著我，

那抹袖口的紅色在班級的亮白燈光下顯得格外刺眼。她僵硬地轉身，

皮鞋踩在地上發出規律的「嗒、嗒」聲，

直到消失在走廊盡頭。教室裡的同學瞬間恢復了動作，

但那種「詭異的微笑」卻像面具一樣掛在每個人臉上。

那個戴黑框眼鏡的男生又湊了過來，他壓低聲音，

語速極快：「妳剛才差點就沒了。記住，這裡的規則是會『疊加』的。她剛才故意誘導妳說話，就是為了觸發規則1。」

他指了指你手中的課本，眼神閃爍：「這本課本不能留。它沾了那個失蹤者的氣息，如果不處理掉，下一節課妳會變成他的替死鬼。把它丟到四孝樓去，那裡是廢棄區，規則在那裡會模糊掉。」

我正要開口問他為什麼知道這麼多，他卻突然神色恐慌地看向窗外，指著遠處行政大樓頂端的一個藍色影子：「看，那確實是一個湛藍色的猛禽雕像，在夕陽下閃爍著幽幽的光。但你猛然想起規則10：「喊！那是藍色的老鷹！快喊牠的名字！」

我順著他的手指看去出牠的名字牠會幫助你」。

問題是，這封信從頭到尾都沒提到這隻老鷹叫什麼名字。

這是一個陷阱。如果隨便亂喊，可能會觸發不可控的後果你決定留在教室。

趁著下課時間，教室裡的同學大多像木頭人一樣僵坐在位子上，或者緩慢地機械式移動。

你裝作不經意地走動，眼神卻銳利地掃過每一個抽屜。當你翻到那個消失同桌的原位時，手指在抽屜最內側摸到了兩樣東西

：一張泛黃的舊報紙碎片，以及一支藍色的原子筆。報紙碎片上有一則被紅筆圈起來的新聞，標題已經模糊，

但內文隱約可見：「...校方否認校園內有藍色的猛禽，並稱那只是裝飾用的避雷針。然而學生間流傳，只有在倒影中才能看見牠的真面目，且必須稱呼牠為Clara von

後面被黑筆塗抹掉了

我在抽屜底部的木板上，看見刻得歪歪扭扭的規則 12 與 13

規則 12： 所有的時鐘都是謊言。如果看見指針倒著走，請閉上眼睛默數十秒。

規則 13： 不要相信任何主動向你提供「逃生出口」的人，除非他能說出你的學號末三碼。

就在我收起報紙碎片的瞬間，那個黑框眼鏡男生悄無聲息地出現在我背後。他看著我手中的藍色原子筆，語氣變得有些陰冷：

「沈妤蓀，妳在找什麼？我剛剛不是叫妳快去四孝樓嗎？再不去就來不及了。聽我的，我知道後門有一條路可以暫時離開學校，跟我走吧。」

他對我伸出了手。我下意識地想跟著他走時我猛然想起規則13

規則 13： 不要相信任何主動向你提供「逃生出口」的人，除非他能說出你的學號末三碼。我搖了搖頭。

我緊握著藍色原子筆，手心微微出汗。黑框眼鏡男生的手還伸在空中，他眼神急切，好像怕我走錯一步，但我搖了搖頭，拒絕跟他走。

慢慢退後，沿著走廊朝四孝樓三層的廢棄區走去。

樓道裡的燈光暗淡，地板吱嘎作響，每踩一步都能聽見聲音在空曠的走廊迴盪。

牆壁上貼著褪色的校園海報，灰塵厚厚地積在窗台和扶手上，我甚至能聞到陳年的木頭味和一點潮濕的氣味。

到了三層，我找到了廢棄的教室。

門半掩著，推開時發出輕微摩擦聲。裡面沒有人，灰塵被窗外的光線映得更明顯，桌椅凌亂堆放，空氣中帶著一種沉悶的氣息。

我把手中的課本放在角落的桌子上，藍色原子筆也放在旁邊，心裡警告自己：這本課本不該再拿在手上。

手指還能感覺到書的重量，像是一種提醒——這不是普通的課本。

我透過破碎的窗戶看向校園遠處，夕陽映照在行政大樓頂端那個藍色雕像上。

它靜靜矗立在樓頂，羽翼和雕刻的細節清晰可見。

我在心裡默默記下名字Clara von，沒有喊出聲，好像至少這件事我做對了。

我蹲下整理課本和筆，四周安靜，沒有其他人。廢棄教室裡的每個桌椅、每塊地板都像在提醒我這裡是安全區——規則暫時對我不起作用。

這時，我聽到背後有輕微的腳步聲——鞋尖摩擦地板的聲音。我屏住呼吸，心跳像能敲破耳膜一樣。下一步必須小心，每個動作都不能出差錯。

我深吸一口氣，慢慢站起，靠近窗邊。規則12說，所有的時鐘都是謊言，如果看見指針倒走，要閉上眼睛默數十秒。我的視線落在教室裡掛著的舊鐘上——針確實在倒退。我閉上眼睛，默數十秒，試著讓自己冷靜下來。

我慢慢睜開眼，確認自己還在廢棄教室裡，舊鐘的指針依然倒退，牆角的灰塵被夕陽映成金色微粒。

外頭的走廊靜得出奇，只有偶爾傳來遠處的腳步聲和遠樓層的低語，好像整棟校園都在屏息觀察我。

我收拾好課本和藍色原子筆，心裡在想接下來的步驟。

黑框眼鏡男生給的警告讓我明白：手裡的課本不能再隨便帶著，否則下一節課可能會出事。

我的手指輕輕摸了摸桌面，感覺到木頭的冰涼與粗糙，提醒我必須保持冷靜。

我慢慢睜開眼，確認自己還在廢棄教室裡，舊鐘的指針依然倒退，牆角的灰塵被夕陽映成金色微粒。

外頭的走廊靜得出奇，只有偶爾傳來遠處的脚步聲和遠樓層的低語，好像整棟校園都在屏息觀察我。

我冷靜的開始整理我目前知道的資訊

我慢慢靠向牆壁，背貼上去。牆面冰得不正常。不是陰涼，是像冰箱裡那種乾冷，甚至有點潮濕，貼久了讓人想立刻離開。

我低頭看著那支藍色原子筆。剛才沒注意。現在才發現筆桿上不只刻字。還有指甲刮過的痕跡。很多。一層一層，重疊在一起。像有人曾經握著這支筆，很用力，很用力地刮。我把筆轉到光線下。——「不要用自己的名字。」

字很歪。最後一個「名」字幾乎刻壞了。像是寫到一半被打斷。我喉嚨發乾。腦子裡那些規則還在亂成一團。

就在這時——「滋——」刺耳的電流聲猛地炸開。我整個人嚇得一抖。牆上的灰塵被震得微微落下。「請所有學生注意。」那聲音突然出現，沒有預警。太大聲了。像是直接在耳邊說話。

我愣在那裡。手裡的信微微發抖。腦袋一片混亂。但有什麼東西——開始拼起來了。

不是畫面。是感覺。熟悉。太熟悉了。我腦子一片混亂

似乎有甚麼不想回憶的事情湧入大腦 在我楞神之際走廊的燈，一盞一盞亮起。白光刺眼。

沒有過渡。沒有預告。像有人直接把開關全部打開。

「現在時間——21點58分。」廣播聲響起。我整個人一僵。21點58。

還有兩分鐘。我腦袋瞬間炸開。規則2。「請在10點前準時熟睡。」突然一個人影站在走廊盡頭

我害怕的往走廊的樓梯跑去 我一愣因為一抹熟悉的身影閃過 我直直地準備追上去 我身後高大的人影不知甚麼時候

衝出來死死抓住我的手眼看時間快到了我極力想掙脫束縛

但是無濟於事 突然那抹熟悉的身影閃現 用熟悉又沙啞的聲音

大吼「快走。」我想我知道他是誰了 我大喊「哥....我好想你。」

畫面一轉我竟然回到了從前 那天傍晚的操場很空。

風很大。旗子在旗杆上拍得很響，一下一下，像心跳。

我坐在看台上寫作業。數學題怎麼算都不對。我皺著眉，鉛筆在紙上用力到快斷掉。「又不會？」他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我後面。

我嚇了一跳。「你走路能不能有聲音啊。」他笑了一下，沒回我，直接把我手上的筆拿走。「這題這樣看。」

他蹲在我旁邊，手很穩。筆尖在紙上滑過去，很快。我盯著他看。不是看題目。是看他。那時候我就覺得——

只要他在，好像什麼都不用怕。

「懂了沒？」我回神。「……一點點。」他嘆氣。很輕。但沒有不耐煩。

只是把筆塞回我手裡。「再算一次。」我低頭。這次真的算出來了。我忍不住笑了一下。他看著我，也笑。很淡。很正常。很普通。普通到現在想起來——像夢一樣。

—「妳之後別來這裡。」他突然說。我愣住。「為什麼？」他沒有看我。只是盯著操場。

風把他的頭髮吹亂。「這間學校不正常。」

我皺眉。「你才奇怪吧，哪裡不正常。」

他沒有解釋。只是伸手揉了揉我的頭。力道很輕。

「聽我的就好。」

—那時候我沒有聽。

人就是這樣。越被阻止，越想去。更何況——他後來消失了。連一個理由都沒留下。—我只記得最後一次見他。是在雨天。他站在校門裡。

我在外面。他沒有走出來。只是看著我。很遠。很安靜。像隔著一層看不見的東西。

「哥！」

我喊他。聲音被雨吃掉。他沒有回。只是慢慢抬手。像要碰我。但最後停住。然後——他轉身走進雨中。沒有回頭。

我慢慢從回憶裡抽離，意識像被濃霧包裹，宿舍的燈光冷得刺眼，牆角的陰影像活了過來。風從破窗縫裡鑽進來，帶著冰冷的味道，像是從地底深處吹上來的。

床旁，藍色原子筆微微顫抖，課本的重量壓得手心發痛，我幾乎聽到自己血液翻滾的聲音。穩地握著筆尖，我的手在他掌心的溫度下慢慢平靜。

我還記得他淡淡的笑，和那句「這間學校不正常」，像預言一般，現在每個角落的黑暗都在證明他說的話。那時候的安心感，如今

腦海裡浮現哥哥的身影，那個在操場上輕聲指導我的傍晚。他蹲在我旁邊，手穩在宿舍裡被扭曲成一種痛——因為他不在這裡，而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腳步聲響起，輕微卻分明，從走廊傳來。宿舍門半掩著，燈光搖晃得像要熄滅。我屏住呼吸，心跳幾乎要跳出胸口。那聲音——不只是腳步，是拖曳，是低語，是規則與警告交疊的聲音。抽屜裡的報紙碎片和藍色原子筆像在提醒我——規則未完，危險還在。

一抹紅色在門縫閃過，像被斑駁光線映出的血線。規則——不要回答穿紅色衣服老師的問題——像利刃切入腦海。

我的喉嚨乾澀，幾乎發不出聲音，卻本能地喊了一聲「哥……」聲音小到像在對自己說。空氣瞬間凝固，我感覺背後有雙眼睛盯著我，冰冷，無情。

那一刻，我想起哥哥最後的背影——雨天，他站在校門裡，看著我卻沒有走出來。他抬手，想碰我，卻停住。然後轉身消失，留下一片濕漉漉的黑暗和我的呼喊被雨吞沒。如今，我像掉進那片黑暗裡，再也抓不住他的手。

窗外，行政大樓頂端的藍色老鷹在夕陽下閃著幽藍光，彷彿在注視我。她的羽翼在風中微微擺動，

背後的腳步愈加靠近，冷風夾帶粉筆灰的味道撲面而來。我想躲，但身體像被無形鎖鏈固定。我握緊藍色原子筆，指甲刻出的字「不要用自己的名字」在手心刺痛。紅色影子掠過，彷彿有人影從門縫溢出，低語著規則與警告的交響曲。我想喊「哥！」，但聲音在喉嚨被攔截，只剩下窒息的恐懼。

突然，記憶與現實交錯——哥哥的手再次出現在腦海裡，像要抓住我。「快走！」他的聲音沙啞而急促。腦海中映出我們在操場的畫面，他蹲下，手穩穩握著我，風把頭髮吹亂。那一瞬間，溫暖與恐懼混合成一種刺痛：我記得他的存在，也明白他已經不在這個世界

頭痛，眼前還殘留操場的傍晚風聲，他的笑容，他的低語——一切都真實又不真實。

我回頭看宿舍的鏡子，卻什麼也沒看到——除了自己，和一抹熟悉又遙遠的影子。

一陣冷風從窗縫竄進，我感覺背後有人輕聲說話，像是耳邊，又像是腦海裡：

「妳永遠找不到他，除非…妳也願意忘記。」

腦中瞬間空白，回憶被拉扯，記憶像碎裂的鏡子重組——操場、雨天、那天校門口的他……我想喊，卻叫不出聲。臉上似乎還有殘留的淚痕

我狠狠洗了把臉 冷水刺得皮膚發痛，我抬頭看鏡子。

鏡子裡——只有我一個人。

但我很確定。剛剛那句話，不是我腦子裡的。

是有人在我耳邊說的。

「滴。」水龍頭自己關上了。

我沒有動。手還停在半空。「滴、滴、滴。」不是水聲。是鐘聲。

我猛地抬頭——鏡子上方，不知道什麼時候多了一個時鐘。

剛剛明明沒有。現在它掛在那裡。指針——在倒著走。

規則12。我瞬間閉上眼睛。「一、二、三……」我開始數。但數到「四」的時候——門外傳來聲音。

「沈好苒。」

是老師的聲音。就在門外。很近。「妳在裡面做什麼？」

門把轉動。「喀——」我眼睛還閉著。我不能睜開。規則12還沒數完。

「五……六……七……」

門被推開一條縫。我聽得到。

鞋子踩在地上的聲音。

慢慢靠近。「八……九……」

一股味道靠過來。不是粉筆。

是——濕掉的衣服味。還帶著一點鐵鏽味。

「十。」

我睜開眼。鏡子裡——老師站在我背後。離我不到十公分。

但現實裡。我背後是空的。什麼都沒有。我全身瞬間僵住。

鏡子裡的老師，慢慢抬頭。她看著我。然後——笑了。她的嘴沒有動。但聲音直接出現在我腦子裡。「找到妳了。」我猛地轉身——什麼都沒有。廁所空的。只有我。我再看鏡子。——她還在。

她貼在我背後。手，慢慢抬起來。放在我的肩膀上。

下一秒——我真的感覺到了。

有一隻手。放在我肩上。不是錯覺。是重量。是溫度。是——濕的。

我呼吸停住。腦袋直接空白。規則7。「如果遇見紅色校服的女孩……」

我猛地低頭。鏡子裡——老師的衣服。從領口開始。慢慢滲出紅色。像水一樣往下擴散。

她不是一開始就穿紅色。是「變成紅色」。規則1。不能回答。不能說話。

她的手用力了一點。我肩膀傳來壓力。骨頭在痛。「沈好苒。」

她又叫我。這次不是腦內。是耳邊。我沒有動。

沒有回答。牙齒咬到發抖。她的手開始往上。

從肩膀——慢慢爬到脖子。指尖很冷。貼上來的瞬間，我整個人起雞皮疙瘩。

「妳剛剛……是不是在叫人？」她問。規則1。不能回答。但她的手——掐住我脖子了。

力氣不大。但在慢慢加重。呼吸開始變難。我腦子在炸。如果我不回答。她可能直接殺我。

但如果我回答。我一樣會死。規則互相衝突。這就是陷阱。我死死盯著鏡子。

然後——我動了。

我沒有回答。我直接轉身——衝出廁所。

她的手從我脖子滑開的瞬間——我聽到「撕」的一聲。像是什麼東西被扯掉。

我沒回頭。直接衝進走廊。

燈開始閃。一盞一盞「啪——啪——啪——」

廣播聲突然炸開：「22點00分。」

完了。超過10點。整條走廊——同時打開。不是燈。是門。所有宿舍門。

全部「喀」一聲打開。

裡面——每一張床上。都躺著人。但他們同時——睜開眼。

全部看向我。我整個人停住。腿不動了。「違反規則。」不知道哪裡傳來聲音。

「未在22點前入睡。」

下一秒。所有床上的人——同時坐起來。

動作一模一樣。角度一模一樣。像複製的。然後。他們下床。沒有聲音。全部一起。

朝我走過來我轉身就跑。樓梯口在前面。但——有一個人站在那裡。

高高的。背對我。我停住。心臟狂跳。

他慢慢轉頭。是我哥。不...準確來說這個「人」已經不是我哥了因為

他的眼睛是空的。沒有眼白。整個黑的。他開口。聲音不是他的。

是很多人的聲音疊在一起：「妳為什麼……不聽話？」

我整個人後退一步。腳踩空差點跌倒。

背後——那些「人」已經追上來了。

我被夾在中間。前面是他。後面是「它們」。我手裡的藍色原子筆掉在地上。「啪。」

那一瞬間。

我看到筆上那句刻字。——不要用自己的名字。我腦袋瞬間一閃。

我看著「他」。開口。聲音在抖。但我還是說了：「我不是沈好苒。」整條走廊——安靜了一秒。下一秒。所有東西。停住

連空氣都像被切掉一樣。「他」盯著我。頭歪了一下。然後。笑了。

這次。是我熟悉的笑。很淡。很溫柔。他用很小的聲音說：「這次……妳做對了。」

彌留之際我想起規則11 不要相信任何人

沈好苒終於明白自己根本不是「第一次」進入青江高中。

二十年前那場火災發生時，她其實也在現場。那時她還小，是哥哥把她偷偷帶進學校裡

二十年前，穿紅衣的林老師因瘋狂執念，在晚上十點鎖死四孝樓宿舍，引發火災

火災爆發後，林老師鎖住四孝樓，把所有學生困在裡面，逼他們遵守她訂下的規則；凡是不服從的人，當場被她殺死。

她的哥哥，正是當年唯一試圖救人的學生——他在火海中犧牲，卻將意識寄存在藍色老鷹 Clara von Adler 裡，成了唯一能暗中保護妹妹的人。

哥哥拼命護著沈好苒逃跑，把她藏進三樓廁所，告訴她：「無論聽到什麼，都不要出來。」

可最後哥哥為了救其他學生，被活活困死在火場裡，而沈好苒親眼看見林老師穿著染紅的衣服站在火裡微笑——那畫面成了她無法承受的創傷。

她雖然活下來，卻因驚嚇過度失去記憶，被送出學校後完全忘了哥哥死亡的真相。

青江高中在火災後被封校，但怨念沒有散去，整棟學校變成了吞噬記憶的鬼域。

每隔幾年，學校就會把沈好苒重新拉回來，逼她一次次重演當年的夜晚，因為只有她是唯一真正逃出去、卻還活著的目擊者——也是唯一能讓這場詛咒結束的人。

那些規則，其實全都是哥哥死前留下的線索：

不要回答紅衣老師，因為林老師就是兇手；十點前睡著，因為十點正是火災開始時間；記住自己的名字，是因為忘記名字的人都會變成校內亡魂；

不要相信任何人，是因為連哥哥的身影，都可能只是學校製造出來迷惑她的幻象。

最後當她喊出「我不是沈好苒」時，震撼的真相才揭開——她其實早在二十年前就死在那場火災裡了。現在的她，只是一個被哥哥拼死留下、困在執念裡的亡魂。

哥哥之所以一直出現，不是為了帶她逃出去，而是為了讓她想起真相：她早就不屬於活人的世界。

當記憶全部恢復，她終於看見最後那晚真正的畫面——哥哥把她推出燃燒的窗外，自己卻被掉落的鐵門壓住；而她跌落地面後，也早已傷重身亡。

所謂逃出校門，從來沒有真正發生過。故事最後，青江高中的大火再次燃起，沈好苒站在燃燒的走廊中央，看著哥哥朝她伸出手。

這一次，她終於握住了。下一秒，整座學校連同所有亡魂，在火焰裡徹底崩塌。

第二天清晨，消防隊在廢墟中找到一面燒裂的鏡子。鏡子上，用血寫著一行字：「這次.....我想起來了。」

（全劇終）

附加文檔

每條規則對應真相

規則1：不要回答穿紅衣老師的問題

因為紅衣老師就是火災兇手林老師。

只要回答她，
代表承認自己是她的學生，
靈魂就會被登記進死亡名冊。

規則2：10點前必須熟睡

當年火災發生時間正是晚上10點。

若10點還醒著，
就會被拉回火災當晚，
重新經歷死亡。

規則3：有人站床邊不要理會

那是當年被燒死的學生亡魂。

若回應，
代表接受「替代死亡」。

規則4：上課前60秒進教室

火災警報響起前最後60秒，
是唯一能活命的逃生時間。

遲到者等於錯過逃生。

規則5：老師喜歡認真好學生

林老師生前最偏執：
她認為「完美服從」的學生才值得活。

規則6：上課禁止交談

火災當晚，
學生們因吵鬧沒聽見警報，
導致無法逃生。

規則7：紅色校服女孩

那女孩是第一個被燒死的學生。

她穿著染血制服求救，
但其實她已變成引魂者。

去廁所念：

「我不屬於這裡」
是在拒絕成為下一個亡魂。

規則8：不要離開學校

因為整間學校已和現實切斷。

亂逃，
只會進入火災幻境永遠迷路。

規則9：記住個人信息

名字是靈魂定位點。

忘記名字，
就會永遠變成校內NPC亡魂。

規則10：藍色老鷹

那不是雕像。

是哥哥死前留下的守護靈標誌。

真正名字：

Clara von Adler

喊對名字，
哥哥才能定位妳的位置。

規則11：不要相信任何人

因為所有人——

包括哥哥，
都可能只是學校製造出的記憶殘影。

規則12：倒走時鐘是謊言

那是火災當晚時間逆流。

閉眼十秒，
才能避開被拉回死亡時刻。

規則13：別相信主動提供出口的人

真正出口不存在於空間，
只存在於「記憶真相」。

嗯對完結ㄌㄜ